

繼母至孝異夫庸人武夫者又世稱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秀實為人姁姁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又李

遜弟建與兄俱客荊州母憐其孝母曰建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鄉人化之有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德宗權右拾遺翰林學士至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錄曰薛放有言人能孝慈則氣感和樂故

以外則戎虜之緒以末則武夫之品以賤則羈旅之裔而立功立節立名莫不根抵於此何況貴如王公尊如中國賢如士大夫豈待論說而後知哉此作史有功世教不可以無錄也

經五

九

弘道錄終



弘道錄

仁

父子之仁

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一日太子生後宮李氏所出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

經六

曰知朕有喜乎起曰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合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為仁宗

錄曰有宋一代其垂統立命實係於此夫取天下於倉卒之際當時雖無異詞後世未必與也三業而有仁宗傳之四十二年之久深仁厚德漬肌淪骨祖宗之大業愈

光帝王之正統斯定君子於仁人之生雖

隔百世而其慶幸喜樂之私已溢然矣

又曰宸妃杭州人實生仁宗今我

壽安皇太后亦杭州人實生

興獻皇帝其龍飛鳳舞山川効靈誠非無證

經

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益可驗矣

仁宗景祐二年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宮中允讓太宗之孫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嗣取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錄曰時帝即位十三年壽方二十六也而

皇后曹氏之立亦僅逾年耳遽取他人之子育於宮中何也曰此百代之下帝所以稱仁而右所以稱賢也夫古人至正大公之舉莫過於繼嗣今人苟有千金之產尚勉強覬覦必不得已猶不肯顯育同胞之

子况乎天下之大祖宗之重神器之托層數之歸苟非帝之胸中純然有見於大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孰能無所繫累耶後之人君能以仁宗曹后為法則雖不出於已嗣而萬世稱聖百代稱宗祚胤永

經六

綿而不絕苟有一毫私意雜於其間不以祖宗天下為公而以繼嗣統緒為諱萬一倉卒之際必不能光明正大如宋之仁宗者或又曰以帝之仁而不能有其後何也曰易盛而不薦有孚顒若夫能齋心滌慮

以臨天下而感應之理未著焉然天下萬世固以信其德之尊矣如此則何害於薦與不薦耶是故君子可勉於為善之可繼而不能必於後嗣之能繼可力於脩德之相傳而不能定於世澤之必傳其可能者

人也其不能者天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此之謂也

建炎元年夏五月庚寅朔庚王即皇帝位先是元祐后皇親降手書捕告中外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壯轅之譽而數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宣人謀會宗澤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遂決意趨應天府命築壇于府門之左

王登壇受命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錄曰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皆自三者也而元祐太后之詔顯然明白天迺勅遣一老教之二帝庶幾無愧統緒之仁矣當是時三綱盡覆兩儀將塞不惟一祖八宗之

大業淪喪而從古以來中華之正統胥亡不可一日後焉者也胡明仲上疏之言竊謂過矣

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

世將世將生憲國公今讀令諱生傅是為秀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於秀州青衫牖之官舍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寓為高宗言之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上虞丞婁

仁亮上疏極言高宗大悟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饜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紹興二年五月育于禁中三十二年立為皇太子乙亥即皇帝位是為

孝宗至理宗皇帝亦太祖十世孫父希瓚追封禁王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帝于紹興虹橋里第寧宗嘉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無嗣選太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乃與濟王竑並育禁

中帝性疑重寡言常靜好學每朝恭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見者欽容會濟王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屬意於帝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違豫冊為皇太子丁酉嗣皇帝位是為理宗

經六

四

錄曰愚觀南宋之事未嘗不嘆天意之有在也蓋自高宗立而忘父兄之仇人孰不恨之孰不痛之而不知天意固有所在若為太祖歐除之耳夫以徽宗有子三十一人而一旦俱亡天豈無意哉設使二帝或自漢非而歸則徽宗未老欽宗方壯孕育未可量也高與寧縱無嗣孝與理何由立耶卒之傳位六帝百五十年與非宋像美天道之好還於此驗矣或者不務觀理詭以粘沒喝太祖後身嗚呼速可信哉遽可

信哉

曹武惠王父芸生彬始粹以百玩之具羅於席前觀其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當時異之及長為大將伐江南每緩師輒歸服使人諭之曰事

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及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問候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唐主遂率臣僚請降彬

經六

五

慰安之待以賓禮自出師至凱旋不戮一人江南賴以保全子七人察璋大將顯名瑒娶秦王女貞平郡主至昭宣使玆左藏庫副使玆尚書虞部員外郎向東上閤門使琮西上閤門副使領鎮海軍節度使玆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後累贈美魏王彬韓王玆吳王諸孫並通顯莫有艾焉

錄曰牧誓之六代七代聖人用武之事也泰誓之一德一心聖人居功之本也兵非得已也事苟可濟而又毒民以逞非惟逆天之道而人事之報不可鑒乎遠者秦項

之徒近乃瀚與全斌之輩人非鬼責及於目前殞于絕孫不遺後代安在父祖子孫滿門全盛乎抑江南無罪祇以財相之側不容他人軒睡則亦異乎正正之師矣尚

非以不殺為心是尚踵其魔嚴其夢彬之立心悠乎遠矣非區區計其後效而後為之者也

王文正公父祐尚書兵部侍郎即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入宋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

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柱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且勿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且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偷鑿見且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侍宵嘗整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為遠大之器帝素賢且曰為朕致大平者必斯人也

經六

六

錄曰愚覽司馬公寘寘之訓而知所謂陰德矣夫天理昭昭者也人惟著之于心累之于躬而視之無見聽之無聞所謂寘也然豈一朝一夕之所積哉自今言之寘心之量也不寬則急迫狹隘吾寘斯須否乎

故寬可以積陰德也仁心之德也不仁則殘忌刻薄吾寘須臾離乎故仁可以積陰德也公心之平也不公則偏私邪枉吾寘一息背乎故公可以積陰德也恕心之則也不恕則吹毛洗垢吾寘一念存乎故恕

可以積陰德也非若釋氏之杳冥寂滅也范文正公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即解去從父之鄧純仁登進士亦以親遠不赴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

母耶仲淹沒始出仕嘗曰吾平生所享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立立朝事石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

經六

七

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尔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如父哉錄曰語稱仁者有後人豈可自棄乎哉文

正筑筑孤乎介然一貧士也及其後也身為將相子皆聞人非其心之所主大有異乎人其能然哉去憂樂一人之情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王者且然矧輔相乎忠恕切已之要也盡已之心與物無忤聖人且

然矧學者乎此所以或得其忠或得其靜或得其畧嗚呼觀其所得則知其所至不

偶然矣

韓忠獻公入子綱綜絳繹維縝緝緝縝縝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

適於嚴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錫燕居未嘗有惰容每見諸路奏牘有擗捨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其下亦望京朝慕職奈何錮之

於盛世及維為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綯上官均語泄說巖叟分折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之懼於國事無益也迺罷

錄曰愚觀韓忠獻之言與素邵公異世而同一軌也君子其可忽諸雖然若不為臺諫及當銓衡之任亦可辭其責也苟當斯任而能以是存之於心非惟長國之元氣抑亦增已之胤祚豈不美哉借曰在已之

經六

心於無過中求有過無事中求有事無意中求有意益不深思之曰絳同維正縝嚴億方一父數子且不能盡同何啻四海之廣乎將不但掄母之易而顯世之德可以無愧矣

節孝徐先生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且旦求之甚哀讀孝經輒淚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怵然傷心不忍加足其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

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衣經不去體常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為之泣下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餘既終喪不輟寢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州以行聞說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養親以孝著居鄉

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方乃以為楚州教授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

經六

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歛衽敬聽

錄曰愚觀聖宋重熙累洽而知節孝之所由也夫一人之孝出於天性或不能通於天下也惟人皆勉於為善則凡生之膝下何所不賴乎以是達之天下何患人人無君子之行哉推積之心於斯為盛若乃終身不用石器衣經不去身體可以勉而能

也

岳飛天性至孝父和母姚氏生時有大禽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滿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咸異之及長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

秋孫吳兵法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
輒不忍屢述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
宗渡河河北淪陷者間隔絕日夕求訪數年
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言謝五郎勉事聖
天子無以老媪為念也竊遣人迎之阻於寇

僕往也者十有八然後歸後有痼疾雖身服
王事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樂進餌語歎
行履未嘗有聲每出師必嚴饒家人謹侍卷
及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毀幾滅性與男雲
跣足扶奠既奠廬于墓所刻木為像行溫清
定省之礼如生時五子雲雷震震雲年十
二從戰數立奇功軍中呼曰燕官人死時才
二十三一女未及笄痛父兄之冤抱銀瓶墜
井而亡孝宗立追復元官父子女褒贈有差
錄曰飛之一門而可少我子夏曰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飛於此言誠非
講習討論之也而能身體力行若此所謂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豈真故說哉雖
然飛尚可得有如雲者且為養子非有嚴
師賢父之益女亦弱而無識焉知殺身成

仁之美語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愚於岳
氏父兄子女見之乎

咸淳末徐應鑣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
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
與其子琦松女元娘瑄并焚子女皆喜從之

太學故岳飛第有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
不祐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
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
靈永永無數琦亦賦詩自誓祭畢以酒肉餉
諸僕醉卧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
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生僕未寐聞大聲
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其父子儼然坐立如
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
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君卒莫知所之翌
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瞳目面如生諸

僕為具棺斂殯之益王立褒其節贈朝奉郎
祕閣脩撰後同舍生劉汶鈞收而葬之方家
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錄曰自宋德不綱而士風玷瘁過之者傷
於急迫若陳東歐陽徹蓋然而靡盬不及

者淪於汗賤若三太學生靡然而可耻何
意巨翁父子出於其間耶夫殺身成仁君
子之美節也以鑣之素養琦與松之素
聞尚曰休戚未聞而肉食之可諉也其女元
娘何為者哉以其質則弱非有慷慨之量

也以其羣則幼非有歲寒之操也而國破
君亡其心共艷可以見秉彝之良不以幼
弱而可忽也不知當時賣國降虜之徒間
之能不自唾為大氣乎抑鑣之死告於岳
飛其精神所契有素而一門忠孝寧無感
發興起乎哉岳女之風將不徒然嗚呼可
謂仁矣
元史史天澤八子格樟棟杞梓楷彬皆顯
官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平居未嘗自裨
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

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
自張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因以
謝之言慚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為治
其生理而廣禮之後多致頭蓬破歸德釋李
大郎不殺而送至真定署為密謀出入將相

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此於郭子儀曹武惠云

錄曰愚觀元運始以彌興寢之中國若天澤兄弟父子以身拜將相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將免焉及觀臨終預以授掠為

形卒致江南婦服伯顏不足專其美矣錄之

五倫書元英宗為皇太子時仁宗不豫憂形於色夜則焚香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宴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

身使至尊永為民主及仁宗崩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歎一粥即位詔太常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集議其禮母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行之

錄曰史稱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

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為大元盛德守文之主繼之以英宗仁孝敦篤元季以來所僅見者二君而已

皇明名臣錄章溢性至孝弱冠從鄉先生聞金華文獻之邦間遊以咨叩其統至武林心

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心所感喪未舉而兵發里閉室廬被焚溢稽顙天火至極所而滅及喪母悲感過度營宅兆親負土石感疾益深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母有所執滯溢曰

吾已知之與二兄別居久創第龍淵請兄同居怡怡之情諒如也時天下亂乃避地入閩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溢與劉基葉深宋濂同至建業入見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

錄曰魏無知以尾生孝已之行無益勝敗之數其然乎溢以可顯可晦之身正心修身之學觀其感親驚悸喪母悲感若將終身及其光輔

烈祖乃著取建入閩之功管田調兵之策

無不克效可謂體用俱全顯晦無間夫豈頑鈍不逞者哉

明與漢之用人亦畧可見矣
陳獻章早喪父母材氏事之甚謹以難遠離膝下嘗一試禮部即不赴後屢膺聘召並辭

至是敦促來京上疏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憂愈憂病相仍理難長久以臣病軀加憂母老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

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疏上

憲宗皇帝親閱再三明日特受翰林院檢討准令還鄉養親云

錄曰憲章此疏光于陳情表乎夫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成之士 聖朝之孝治非若令伯之時可化也而卒以家居九菴日深天下傾慕何如出為溫令僧疾從事者乎而特旨勅授不赴部試又非若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者矣錄之

陳茂烈為御史時以幼尚書侶侍郎崔乃廢母年老告乞終養吏部以其家貧授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三石以資孝養具疏辭免畧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宣獨臣一家之幸第念臣家素貧

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過人之廉律已之孝也古人行庸負米臣今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困貧且寡艱苦百陪臣雖竭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來自恐亦

無多逐嗜私情固欲自盡資養月俸心竊不安制以朝廷孝治天下陳茂烈清苦可嘉不准辭母卒踰天寢地竟以不起至今表其里曰孝廉

錄曰宋史稱節孝徐先生人謂茂烈之行

非耶以省克脩於家以靜思著于友以直道聞於朝而領悟克養隱衷粹行奈何乎無後耶愚嘗過式其門而為列之如此

耿清惠公九疇子文恪公裕父子歷事宣英憲孝四朝清惠官至南京刑部尚書

注六

五

廉德重望播在天下登華陟要不媿為儒文恪復任吏部尚書號青厓中為史官祭酒禮部世守清白儒流冠元御史汪宣奏其胸中坦夷洞然無物以比王忠肅王端毅焉周莊懿公瑄子文瑞公絰父子皆為名臣莊

懿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德性寬宏氣度詳雅平生事上以恭謹為尤出入兩京法司幾四十年無傷人害物之吉至於領賑貸督京庾活民利國之功尤大禮登八座壽幾八表子孫官清要文瑞是公科甲徊翔翰苑春坊者

幾三十年

孝皇在青宮公為講官猶多啟沃之功常講文華大訓

孝皇每起立拱聽其執禮如此及為禮部侍郎每議政必傳經義若朝廷盛德事力贊

成之改吏部請早朝勤政拜戶部尚書以身任事不顧利害簡任屬吏親為裁決刺繁應

變畧無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為外戚及權勢所撓有古大臣之風焉

許襄毅公進八子詔誥讚記詩詞論誌天性

孝謹嘗被庭訓捷指出血後每舉示人輒感不已虜犯西睡命為兪都御史巡撫甘肅吐

魯番世仇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公與都督劉孟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雪夜入城中破之有從亂者八百或欲盡屠之公

不可論者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其有後也宜哉後子誥復為戶部尚書讚吏戶刑三部尚書武英殿大李士論都御史巡撫順天至今猶未艾云

注六

七

庭榆庭枌庭枝庭機公居園子嚴而有思疏請開科貢以廣人材無淹滯之患正德間上

疏論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

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選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務復因災異陳十二

事大畧謂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改乎先帝之所倚用左大政而不易乎

先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而力行先帝之訓私

任公戒飭邊儲常若先帝之不忘乎夷蠻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之不忘乎生靈士論

建之布政姚鎮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

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路公富鄙
公洛柱之望馬後庭樞復任工部尚書太子
太保庭杓知府庭機翰林院檢討梟子炫機
子燠皆能世其家云

錄曰愚觀盧氏太原靈寶皆一代名卿而

廷六

七

泉山厚德亦未可少觀其父子之間不啻

如此然則君子可勉於為善矣錄之

明倫大典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辭

興獻王寢裏成拜慟哭伏地左右扶而起仍

周旋瞻顧不忍舍去再拜慟哭從者莫不感

泣癸朱車駕發安陸 上不忍遽離

聖母嗚咽涕泣

聖母曰吾兒此行負重任慎無輕言 上

對曰謹受教

錄曰首以大舜之克孝者明樞授之統著

萬善之原也終以

今上之哀慕者成王者之孚為下土之式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先聖後聖莫不

同條而共貫矣

弘道錄卷六 終

弘道錄卷之七

經七

仁

夫婦之仁

孟子曰舜之為天子也被衫衣鼓琴二女果

若固有之

經七

錄曰愚觀大舜雍雍在宮其氣象有如此

當時好事者創為二嫂使治朕棲之言何

其悖哉故不必辯其不然而直以不如無

書之為愈也

又曰詩有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蓋不但

天子為然雖匹夫匹婦閨門之內亦莫不

然至漢亦有房中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

作其後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而李

夫人之輩相去天淵何恠其不古若耶

又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

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錄曰天之好色不當如是耶男子生而願

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聖人未

嘗斷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色亦未嘗

禍人也此乃所謂性而非所謂疾人惟昧

此徃徃艷色冶容驕妬淫逸徒見其禍未

見其德遂使天然之性反為人欲之叢以

至傾國傾城其禍慘矣非先王好色之意

也

詩大明將言文王之聖而推本言之曰摯仲

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錄曰傳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夫灾見於天變生於地雖有妖

未為孽也惟夫人之妖乃不可追是時殷

之適嗣方主天位未見危亡之形乃一姐

已生乎其間罰不得不重刑不得不淫而

天立厥配周姜太任太姒邑姜聚於一門

天之所興未有若斯之盛也然則太王

季文王武王又豈敢必哉亦惟曰明明在

下而已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

配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

德作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之歸也

德之歸也